

我个人看来，他至少在狱中完成了六十四卦名和次序，这两者一定是同时完成的。卦辞和爻辞，他可能完成了一部分或者大部分。后来的继承者，有的人说周公写爻辞，文王写卦辞。我认为不能这样分开。因为写了卦辞以后，一定要写每个爻的关系，所以在文王手中，卦辞、爻辞是写了一部分的，至于多少我不知道。要知道，中国的古书经过历史的演变，都有修改、增订，不是一成不变的。也就是说，我们今天读的《易经》不完全是文王所写的，有后人增加和修改的部分。就像《老子》五千言也是如此。这本书文王写了，放在那里，慢慢琢磨。根据他五十年来的治国经验，慢慢修改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他也许会和儿子周公讨论，周公也会增删。那时《易经》还是一本哲学书，还没有变成占卜之书。据说，武王的儿子成王有一次跟楚王讨论的时候，就是用的龟甲占卜。如果他的祖父辈写的这本书是占卜的书，他为什么不用，还要用龟甲占卜？可见，在成王的时候还没有用《易经》占卜。直到后来，我们鉴于史书如《左传》里面有很多易占的例子，到孔子时代大概一两百年，《易经》变成了占卜之书。为什么会变成占卜的书？理由很简单，因为古代的那些君王，哪有时间和智慧去研习六十四卦、三百八十四爻？《易经》变成占卜之书之后，他们只要占卜得出某一卦、某一爻，然后由占卜官告诉他怎么做。这种操作就简单了。大概是为了方便这些后代的君主可以用《易经》，所以《易经》变成占卜的书。变成占卜的书，有它的好处，容易吸引人，但是失去了《易经》本来的精神。《左传》中提及的十几次占卜，都是很简单地把《易经》的卦记下来，而没有讨论道理，没有说明为什么如此。可见，只告诉你凶吉，让

你去照做，《易经》本身的作用就被忽略了。

我们要为文王正名，还《易经》一个本来面目，就要突破占卜的迷雾，把面纱打开，来看看《易经》的真面目。我们要知道《易经》是中国最高的智慧，关系到怎样治理国家、怎样建设心理、怎样修养德行等。最近这几年，我发现《易经》这部书的哲学理论，有时候比《老子》还要深刻。老子从《易经》里面得到启发，并把很多东西拿来运用；还有，老子讲无为、讲无事只是一种运用，而《易经》（可以借）六十四卦触及生活的各个方面。《易经》也比孔子的思想要深刻，孔子的伟大是因为他是第一个开展私人教学的老师。《论语》记载了他跟学生的很多对答，他的教训可以流传千古，这是他伟大的地方，但是孔子读《易经》韦编三绝，可见孔子对《易经》的推崇。

我讲那么多，就是要把《易经》还给文王。也许很多人认为《易经》是天书，从天上掉下来的，已经是书，一定有一个作者。作者一定是人，不是神。想想看，从周代到孔子之前，哪个人的智慧和经验，能够写《易经》这本书？没有。一个只讲占卜的人，怎么可能写出这样一本书，触及社会政治等各个方面？如果真的有这个人，历史不会留下空白，不会不提到他。在历史中，我没有发现有这么一个人可以写得出《易经》，所以我们说《易经》是文王所写，因为他治国五十年，他那么强调德行，把国家治理得那么好，只有他才有资格写出《易经》这样的书来，《易经》不是天书。那么奇怪了，为什么孔子在《易经·系辞传》里面只暗示《易经》成书于商纣时期，也就是商纣把文王关在监牢里那段时间，而没有直接说《易经》是文王写的？因为这部当时已经



变成占卜的书，以占卜的书来讲，如果说是文王所写，那有什么了不起？既然不是神，所以孔子只说是圣人所作，没有写出具体的人来。因为具体的人就太落实了，为了保持《易经》的一点儿神秘感，所以只说圣人而不说文王了。

第三部分是孔子与“十翼”。

“十翼”即《易传》，不是《易经》本身，是孔子和他的学生所写。实际上只写了七篇，为什么称十呢？因为《易经》分上下经，这七篇中，有的篇也分上下卷，等于是两个翼，所以合起来称为“十翼”，其实只有七篇文章。在这七篇文章里面，《彖传》有上下，什么叫上下？就是上下两卷。为什么有上下两卷？就如《老子》也分道篇和德篇。因为在孔子时代的书是用竹简编的，竹简卷起来，如果太多的话不好卷，所以分成两卷。

《彖传》是解释卦辞的。六十四卦每一个卦都有《彖传》，比如乾卦，卦辞只有四个字：元亨利贞。那么，《彖传》就是解释什么叫元，什么叫亨，什么叫利，什么叫贞。《象传》有大小《象传》，《大象传》是解释八卦中的那两个卦合在一起的原因，以及代表什么。《大象传》把天道转到人生德行方面来用，只有短短的几个字，非常重要，是第一流的作品。《小象传》是注解每个爻的爻辞，是孔子和他的学生写的。每个爻都有爻辞，爻辞是文王所写，《小象传》就根据文王的爻辞，加以解释。《小象传》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深意。

《系辞传》也有上下部分。《系辞传》是第一流的哲学作品。在后续的章节中，我会把《系辞传》的精神给大家详细分析。《系辞传》是单独的文章，没有像《彖传》《象传》一样，在六十四

卦的卦爻辞里面。《系辞传》思想非常深刻，把《易经》哲学理论化，讲阴阳的系统。很多学者，不一定会对六十四卦的每一个卦都深入研究，但一定会在《系辞传》里面了解一些哲学的精神。

《文言传》只有两篇短文章，分别附在乾、坤两卦里面。乾卦有乾《文言》，坤卦有坤《文言》，其他六十二卦没有《文言》，这是因为乾坤二卦很重要。《文言》是把乾坤的道理和德行的修养加以发挥，所以《文言》多半讲德行。

《序卦》也是短文章，解释六十四卦的次序，如为什么乾后有坤，坤后有屯，一个卦一个卦来解释它的次序与作用。《序卦》，老实说并没有高深的哲学理论，只是一个研究。我常和学生开玩笑说，《序卦》就是博士论文，研究生写的东西，不是很深刻。

《说卦》，分析的不是六十四卦，而是八卦，专门解释八卦的作用性能，也附带一些占卜的道理。

《杂卦》，是拿两个卦相比较来研究，我认为不是一个很深的哲学理论，就是一个研究的文章，不是体悟道的文章。因为司马迁说，孔子写了这七篇文章，称为十翼，但是后世不少学者都怀疑不是孔子写的。而我认为其中有孔子的思想，不是孔子一个人所写，比较可靠的说法是孔子和学生甚至后代的一些儒家共同的作品。这个说法比较可靠，但是主要的思想当然是孔子的。因为孔子自己没有写东西，只有《春秋》。《论语》也不是孔子写的，《孟子》里面引用很多孔子的话，在《论语》里面却没有，《中庸》里面也有孔子的话，所以孔子教导学生的话，被学生记载在各个方面。《易经》是孔子用来教导学生的，尤其在孔子晚年。孔子的晚年大家都知道，差不多六十八岁才回到鲁国，那时跟孔子在



一起的学生都不是早期的学生，所以我们一般说子夏传《易》。

那么现在我们要讨论一个大问题了：孔子与《易经》的关系。

民国以来，很多学者疑古，认为孔子和《易经》没有关系；有的人甚至认为《论语》都是人生伦理中一些比较切实的东西，不谈天道。所以很多人就拿《论语》做标准，因为孔子不谈天道，现在《易经》讲天道，甚至有占卜的东西，他们认为都不是孔子的思想。那么这只是一派，不足为训。

孔子是否和《易经》有关呢？孔子和《易经》有非常深切的关系。因为在《论语》中，我们可以找出两三条例证。一是孔子说：“加我数年，五十以学《易》，可以无大过矣。”（《论语·述而》）这是孔子的话，写得清清楚楚——“五十以学《易》”，有的学者偏偏说孔子没有读过《易经》，这里的“易”字也改成“亦”字，说孔子五十以学，亦可以无大过。“易”字不见了，说孔子没有读经。这是后人故意编造的！二是孔子说：“南人有言曰：‘人而无恒，不可以作巫医。’善夫！‘不恒其德，或承之羞。’子曰：‘不占而已矣。’”（《论语·子路》）这里孔子明明引证了《易经》恒卦第三爻“不恒其德，或承之羞”。可见，从孔子引证的话可以证明孔子和《易经》有关系。前人多半是这样去证明的，这样的证明我认为还是太呆板、太拘泥，就这两点还是不够的。最近我写了一篇文章，讨论从孔子一辈子的研究过程中来看《易经》在孔子生命历程当中的作用。

孔子在《论语·为政篇》讲“吾十有五而志于学，三十而立，四十而不惑”，我们先从这三点来看孔子跟《易经》有没有关系。十五志于学，是学礼；三十而立，孔子认为他三十岁的时候，有

成就了，站得住了；四十而不惑，孔子认为他研究礼乐都不惑，或者自己不受外面的影响。就这三方面来讲，孔子和《易经》没有关系，而且孔子还有点骄傲。

孔子曾问礼于老子，一般考证说是孔子当时大概四十五六岁。这次问礼，是他的学生南宫敬叔一手促成的，对孔子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转变。这件事情记载在《史记》里面，他们辞行时，老子送他们说：“子所言者，其人与骨皆已朽矣，独其言在耳。且君子得其时则驾，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。吾闻之，良贾深藏若虚，君子盛德容貌若愚。去子之骄气与多欲，态色与淫志，是皆无益于子之身。吾所以告子，若是而已。”这话说得合乎情理，孔子认为自己“三十而立，四十而不惑”，那不是骄傲的表现吗？老子认为礼不是在外在的礼节和典章制度，而是内心的。孔子的内心还没有化，故被老子批评；但是对于这件事情，孔子的学生都不提，不愿被人知道夫子被老子批评。

司马迁是儒家，他的记载当然可靠，而且在《孔子家语》里面也有相似的记载。我们可以想象孔子到周王城去问礼，绝对不止一两个月，至少一两年，孔子一定是跟老子谈了一段时间，一次访问至少有两三小时，不会说只有十几分钟。这时候老子是周代的守藏室之史，是掌管藏书室的史官，当然知道所有的经典。孔子到了周王朝的都城，当然要到国家图书馆去见老子，然后要去看看有什么藏书。我虽没有证据，但可以合理地推测，我猜想那时老子给孔子的书就是《易经》，因为《易经》是只有史官才有，为官府收藏，民间没有。老子当然看过这部书，而且《道德经》受《易经》的影响也很深。所以，我认为老子把这部书交给孔子，



孔子回来以后，从五十岁开始，就和《易经》有了密切的关系。

第四部分说的是孔子心中的大过。

孔子拿到《易经》后，回到鲁国，接下来就进入了其政治生涯的高峰期。孔子很忙，事务非常繁杂，没有时间好好读《易经》，这是我们可以理解的。孔子在鲁国做了司寇，后摄行相事，上任七天就杀了少正卯，这件事情在《论语》与《孟子》里面都没有记载。孔子直系的这些学生大概都不谈孔子杀少正卯这件事情，可见这件事情在学生的眼中并不怎么光彩，所以才不会提。但在《荀子》书里面提到了，荀子是影响到法家的，所以提到了这件事。《孔子家语》也提了少正卯一事。可见，少正卯事件不是正统的孔子的学生所愿意提的。这件事情在孔子心里面也有疙瘩，这个疙瘩前人都没有发觉。最近我研究《易经》时特别注意孔子颇值得玩味的“加我数年，五十以学《易》，可以无大过矣”这句话，然后看到了他引证恒卦九三爻“不恒其德，或承之羞”，这是《论语》里面记载的。

不只是前人，现在的学者看到孔子说“加我数年，五十以学《易》”，都在研究孔子到底是（什么时候）学《易》的？有的人说五十岁学《易》，有的人说“加我数年”可能是四十六七岁，都去考证什么时候。我认为这样的考证走偏了，什么时候学《易经》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“无大过”。以前我讲这句话，就强调孔子一下子抓住了《易经》，可以帮助他做任何事情都能避免大过。人生的小过不能避免，每个人都有一些小过，孔子也有小过，但是《易经》可以使我们无大过。这是孔子研究《易经》的精神所在。以前我是这样强调的，最近我发现不是那么简单，因为我

最近读到了荣格对《易经》的推崇。荣格用占卜来了解《易经》，占卜就相当于荣格的梦，也相当于荣格的潜意识。也就是说，荣格从梦、潜意识这两方面，借占卜走入《易经》。一提到潜意识，我突然想到孔子有没有潜意识，“无大过”就是孔子的潜意识，因为孔子和学生对谈时没有明确表露出来（也许和有些学生提过，可能学生为了夫子的形象不愿意提）。孔子为什么说“无大过”？可见他心里有大过。这正是所谓的“此地无银三百两”，他心里一定有大过，才会讲这样的话。何谓“加我数年”？讲这句话，孔子当时当然不是五十岁，也不是五十五岁，而是七十岁左右回想以前的事，才说如果在五十岁的时候就好好研究《易经》，再加数年。大家算算看，五十岁加几年，不是五十四五岁吗？这个时候，孔子潜意识中想到自己犯了一个大过，就是斩杀少正卯。当时孔子是鲁司寇、摄相，“朝七日而诛少正卯”，以法家来讲，当然没有错的。在他斩少正卯的时候，作为大弟子之一的子贡，是一个聪明人，非常懂得商业心理，平常也不会像子路一样冒犯孔子，老是给孔子难堪，但是在这件事上子贡出面冒犯了孔子。子贡说：“夫少正卯，鲁之闻人也，今夫子为政，而始诛之，或者为失乎？”（《孔子家语·始诛》）这样的质疑不像他那么聪明的人能讲出来的。当然《孔子家语》中，也记载了孔子回应他的话：“……天下有大恶者五，而窃盗不与焉。一曰心逆而险，二曰行僻而坚，三曰言伪而辩，四曰记丑而博，五曰顺非而泽，此五者有一于人，则不免君子之诛，而少正卯皆兼有之。其居处足以撮徒成党，其谈说足以饰褒荣众，其强御足以反是独立，此乃人之奸雄者也，不可以不除。~~夫殷汤诛尹谐、文王诛潘正、周公诛~~



管蔡、太公诛华士、管仲诛付乙、子产诛史何，是此七子，皆异世而同诛者，以七子异世而同恶，故不可赦也。《诗》云‘忧心悄悄，愠于群小’，小人成群，斯足忧矣。”这段话说明，孔子斩杀少正卯，大抵是聚徒惑众、言论偏激之故。

其实《孔子家语》记载的这些理由不够充足，我们来分析这件事。主要是孔子为摄相，上任七天就斩少正卯，有点仓促。这一点，子贡看出来。以前孔子访问老子的时候，老子就批评他，说他有骄态、淫志。老子一眼就看出孔子的毛病。孔子做鲁司寇的时候，还有一个学生专门找孔子麻烦，就是子路。子路比孔子小九岁，两人像朋友一样。子路就批评孔子说，夫子啊，我听说圣人得了福禄不喜，失败亦不忧，为什么您做了司寇这么高兴？孔子回答说，我处在高位，才能有力量为人民服务。这话讲得很好听。但是从子路的怀疑和子贡的批评来看，孔子这三年的政治生涯高峰期，没有按照以前和学生强调的德治治国，而是用法治。这是孔子心里面的一大过失。所以，他说假定我在五十岁的时候学了《易经》，加了数年，到五十四岁时就不会犯大的错误。

至于跟这句话相关的“不恒其德，或承之羞”，一般人都没有了解它的相关性。恒卦九三爻这句话，就是批评。以前是讲德治，现在突然用法治，就是不能贯彻以德化人的思想，就会有羞辱之事跟着来了。孔子上任七日就斩杀少正卯即是如此，鲁国的很多大夫对此不寒而栗。谁也不知道孔子以什么罪名把少正卯杀掉了，自然引起很多人的反对。因此，孔子才被这些反对势力挤出了鲁国的政坛，可以想象，孔子当时内心的愤愤不平和沉重的无奈之感。就这件事情来讲，我们还可以拿老子思想来印证，这

时老子还没有出关写书。老子退休的时候，正好是孔子周游列国之时。

《老子》第六十章说：“治大国，若烹小鲜。”治大国就像对小鱼一样，不能动刀去砍，而是要温和地、慢慢地清烹。也就是说，作为司寇兼摄相事，不能随意动刀马上杀人。老子接着说：“以道莅天下，其鬼不神。”鬼就是反动势力，使得这些坏人产生不了力量，并不是他们没有力量，而是你不伤他们，他们也不把你当作敌人。就像你如果去一个新公司做经理，一开始时说要大肆改革，裁多少人，那么这个公司里面大概所有的下属都会集体反对你。所以当你接了这个任务之后，要表示绝对不会裁员，所有的工作照旧，那么他们就安心了。可见孔子斩少正卯一事，导致很多人心理上产生恐惧，他才被迫离开鲁国。我们上面讲的恒卦，第一爻就说“浚恒，凶”，一开始挖得很深，水流就很急。开始的时候一定渐进，不能太快；一快的话就不能长久，要渐进，才有持续性。

再看孔子的周游列国，他以天命为目标。孔子的天命有两个，一个是政治的，为了得到君主的赏识来服务人群。所以，他到每个国家去都希望君主能赏识并任用他，这样他才能够帮助君主治理国家。这是他一生的终极目标。他的天命，就是天给他的使命，天给他的责任。另一个是他后来不得已的周游列国，因为他在政治上~~是失意的~~；但是政治天命转变为教育天命，在教育方面他是成功的。孔子周游列国的第一站就是卫国，他理想的国家也是卫国，十四年的周游中，他去了卫国五次，他一直期盼得到卫灵公的赏识。他和弟子第一次到卫国的时候，在马车上看到卫国很繁